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

BIBLIOTHEQUE

ANCE

L'ART DE JOUIR

Pour un matérialisme
hédoniste

[法] 米歇尔·昂弗莱 著 刘汉全 译

享乐的艺术

论享乐唯物主义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L'ART DE JOUIR

享乐的艺术

论享乐唯物主义

[法] 米歇尔·昂弗莱 著

刘汉全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享乐的艺术: 论享乐唯物主义 / (法) 昂弗莱著; 刘汉全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932-9

I. 享… II. ①昂…②刘…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305 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享乐的艺术: 论享乐唯物主义
作 者	[法] 米歇尔·昂弗莱
译 者	刘汉全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芃 孟华 (按姓氏笔划排序)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 数	207 千字 图字 01 - 1999 - 3060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18.6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

书库,有助读者凭借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目 录

- | | |
|-------|-----------|
| (1) | 序 曲 |
| (2) | 悼拉美特里 |
| (3) | 疾 痛 |
| (4) | 我的道德系谱 |
| (14) | 方 法 |
| (20) | 论甜瓜先于理性 |
| (103) | 肉 体 |
| (114) | 鄙视鼻子的人们 |
| (175) | 制造天使的机器 |
| (254) | 道 德 |
| (261) | 享乐主义的快乐科学 |
| (353) | 终 曲 |
| (354) | 肢 解 |

序 曲

“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
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

尼 采

《遗言录》1881—1887

悼拉美特里^①

我倾慕拉美特里，他肆无忌惮，出言不逊，冷嘲热讽，口无遮拦，在那充满了令人怡然自得的乐观主义时代，不失时机地发展了享乐主义。我倾慕这位抨击性小册子的撰写人，他本是医生，备受同行责难。我倾慕这位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他迷恋上一个甚至谈不上长得好看的妓女。我倾慕这位哲学家，伏尔泰评论他说：“他摈弃道德和羞辱感，颂扬邪恶，教诲纵欲放荡，而这一切并非出于恶意。”我倾慕这位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对肉体的享乐赞不绝口，也知道在该死的时候死去。他别出心裁，用鹰肉代替鸡肉，加上猪肉和生姜，又塞进一些哈喇的猪油，做成了馅饼，食后因消化不良而一命呜呼。我倾慕这位意识到必然之专制的极端不信教者，这位自由主义的思想者，这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他的全名是瑞里安·昂弗莱·德·拉美特里。纯属祖上取名的偶然巧合，我竟与他同姓昂弗莱。既然我已僭用了这位名人的赫赫姓氏，那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大不敬地再盗用他一篇文章的题目做我的书名吧：《享乐的艺术》。那原是一篇绝妙的短文。

① 拉美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90—175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译注

* 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疾 痛

“我们在夜里徘徊，被烈火吞噬。”

居伊·德博尔

我的道德系谱

我的身体好像正在从一个口子里逃出去,这个口子是在我觉得像是心的那个地方用刀片切割开的。这个口子吸吮着我的血和肉,吸吮着一切本会以灵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肌肉紧张到痉挛的程度,紧张到矿物化的程度,而心脏有节奏的跳动声正化为持续的尖鸣。意识正消失在它那惟一能感觉到的世界末日般的苦难之中。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苦痛,我扭曲着,绝望地寻找着一个减轻痛苦的姿势。但是一切都是枉然。有时,在恍惚的闪念中,我看到自己化为纯粹的苦痛,就像是玻璃或水晶一样,眼看就要被砸得粉碎。这时回荡在耳畔的是一种地质解体般的奇异轰鸣。

凝聚到一点的疼痛剧烈到极点,已消除了苦痛和本可以感觉到这种苦痛的意识之间的距离。一种奇特的炼金术正在把肉液体化成炽烈的能量。雾化在每一瞬间都可能发生,这将意味着终结——我所希望的终结。

医生诊断为心肌梗塞。那是11月30日星期一,我就要28岁了。我的肉体受到一种智慧的启迪。这一启迪将我引向享乐主义。

救护车姗姗来迟。地冻天寒。我觉得雾气在沙沙作响,笼罩着还将持续两三个小时的寒夜。我躺在车外的一

个担架上，腿太长，脚悬在空中。我被抬进车里。我只来得及看到，在邻居厨房的黄色灯光驱散了黑暗的地方，站立着我的邻居。我的痛苦成为他正在看的一个热闹。我心中掠过一丝讥讽的微笑，同时脑际浮现出卢克莱修^①的话：“隔岸看狂风暴雨掀起的巨澜，旁观不幸的人与死亡抗争的惊险，那是很惬意的。这倒不是因为人们对他人幸灾乐祸，而是因为看到那些自己从未受到过的痛苦而感到自慰。”伴随着卢克莱修这些名言的，是我的醒悟，但也许是疲倦。门关上了，车走了。

路上，想必是那针吗啡产生了效果。救护车缓缓而行，长路漫漫无尽头，熟悉的道路坑洼不平，车拐弯时小心翼翼，路灯橙黄色的光亮随着行进节奏时明时暗，这一切将我送往医院。我想我就要死了。

奇怪得很，我在氧气瓶上的乳白色油漆的光泽上面运用起我的意识和清醒来。那光泽就像一幅有趣的地图，我漫游其中，微观的世界霎时变得大了起来，接纳了一个充满不安的巨大灵魂。氧气瓶上白漆的缕缕刷痕，宛若一道道连绵的、象牙色的、凝结了的泪水。

后来疼痛使我闭上了眼睛。从下救护车到进医院急救室，我所必须做的每一个动作都痛苦不堪。我渴望长眠，渴望那种令人恢复元气的死亡。这时我只能听到这个世界。

^① 卢克莱修 (Lucretius, 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公元前99—约前55)，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

光线拨开我的眼皮，我仰面朝天，只看见刺目的氖灯和白色的瓷砖。裂心的疼痛终于可以忍受了，但我仍然宁愿用生命换取这一切的结束。这是不合常理的，既然已经达到最坏的程度，那么客观实在的全部状态便已充分显露出来。这样，有一点便应该叫人安心了，那就是超过最坏程度的情况完全不可能再出现了。

我听到针头在钢盘里碰撞的金属声。听觉变得异常敏锐。凭着这种奇异的能力，我知道药液正在从针管里排出。声音从瓷砖墙上反射回来。我闭上双目，更加清楚地听到共鸣、回响，以及静寂发出的无声的喧嚣。我感觉到一个导管从手臂的皮肤下面穿入。在外科手术灯一片雪亮的光芒中，我睁开眼，先是看到瓶子，随后看到蠕动的、绿色的软管在我的肌肤下输送着药液。

痛苦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一种痛苦消失后，另一种变了样的痛苦随之更加明显地出现。在经受了那种钢丝割裂心肌的痛苦之后，我又经受了另一种痛苦，那就像是用极细的针头剥开我的纤维，又像是用乱针刺扎我的肌肉。有时躯体乏到极点，我产生了结束这一切的欲望，产生了对死亡的渴求。当痛苦将一切控制力消灭干净时，当躯体转化为一具动物的构架时，空无就变得甜美而令人向往了。像野兽一样痛苦，实际上就是在经历意识与智慧的逃逸，就是在经历一种卑下的生成。这时，肉体便成为了死亡的藏身之地。

我听到身边的那位医生、那些护士和那位紧急派来的

心脏科专家在谈着什么。他们把一些可笑的药丸放在我的舌头下面,让我比较它们的效果,并说出我更喜欢哪种。我真想放声大笑,这一笑将就此终结我的存在。我只想即刻了结一切,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滑稽可笑的是,我竟然还有余暇欣赏到一位护士小姐的惊慌失措。有一粒药丸她找不到了。没有这粒药丸,药种就不全了,我将因用药不足而死亡。生命直到最后的时刻都是一场闹剧。后来我得知,给我的那些灵丹妙药原本是为我的邻床病友准备的。那天凌晨,他曾企图自杀,后被抢救了过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企图自杀了。

我想像着自己的机体附着在一个龇牙咧嘴的东西的周围,一个里面有着伤口的东西的周围,我的生命正从这个伤口里从容不迫地溜走。我所有受伤的地方,所有被撕裂的地方,所有疼痛的地方,都在持续不断地喷发着,带走我一块块躯体。我机体组织的感觉、形状和联系似乎正在四分五裂,正在变成一种奇特的疯狂,一种肉体的错乱。死亡迟迟不来。我一直在受着同样巨大的痛苦,我一直在诅咒生命的这种延续。活下去对我已毫不重要。我已没有力气继续演出生存这出恶毒的喜剧。我希望那深红色的、沉重的、给人以快感的幕布最终降落在舞台上。

专家们的初步分析结果到了。他们决定用直升飞机把我送往地区医疗中心。但是大雾弥漫,这一行动即使可能,也将困难重重。这时候,用一块橡皮膏固定在我鼻孔处的两根胶管正在给我输送氧气。一股股凉气有节奏地钻进鼻

孔,发出轻微的啞啞声。

我被救护车运走。我躺在一个气垫上,这个气垫维持着我对四肢的记忆。那是瘫痪了的、毫无活力的四肢,它们就像失去了固有的形状,死亡似乎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它的降临。转移使我重又感觉到外面的寒冷。虽然盖着被子,汗水还是化作了一层冰冷的薄膜,一层薄如蝉翼的冰——至少我是这样想像的。我不愿意经历这种令我不快的温度的差异。我渴望着舒适的死亡。

路途是漫长的。我体验到肉体与时间不相适应所产生的那种奇异的感觉:持久性代替了沙漏的客观性。痛苦化作了节奏、分秒、瞬间。我对生没有任何渴望,但是对死也不再有任何渴望。我不想再回到一个那么可笑、那么荒谬、那么没有意义的世界。与死亡如此之近,却是擦肩而过,我觉得这实属不该。这好像有点缺乏品位,因为该死的时候就应该去死。

到达救命之地以后,需要把受到创伤的整个躯体暴露无遗,赤裸的肉体就像一个东西或是一架机器一样被查来查去。死亡是简单的,因为死亡就是将肉体永久地化作了纯粹的物体。而痛苦要复杂得多,痛苦是将肉体置于一种不纯粹的状态中:被动与意识、混乱与知识、无能与确信,这一切相互纠缠,乱作一团。皮肤被割裂,肌肉被翻开,躯体被打穿。一些探针被送进主动脉,沿着血管壁滑动,一直通往心脏,结成金属的花束。血从割开的腹股沟里涌出,顺着大腿流了下来。我想像着自己的血在玷污着自己的肉体,

鲜红的热血在湿润的白色皮肤上流淌。

穿着绿色罩衣的高大身体在我周围忙个不停。他们的脸上戴着僵直的大口罩。灯光炽烈，将一切阴影驱散得一干二净。躯体裹在外科手术布里，变成了刀子和剪子的进攻目标。手术布上有一个开口，只露出几平方厘米的肉体和皮肤。一个探子猛地钻进我的股动脉，我仿佛觉得一个钢铁的手指突然穿透我大腿的肌肉。这条钢铁的游蛇在向心脏进发。它在我的躯体之中，在我的血液之中，在我的体液的脉冲之中，它尽情地吸吮着死亡，兴奋得发癫发狂。人们对痛苦形成的观念正在使痛苦变得崇高起来。我知道是我的肉体正受着钢铁的蹂躏，我从荧屏的画面上看到这一切，但这并不足以使我相信，这就是我。我在拒绝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也在拒绝着我。

医生们终于离开了我那遭受创伤的躯体，总算曲终人散了。他们把意识从他们所探测的这个物体中驱走了。他们打趣地、漫不经心地、犹如聊家常一样地宣告了此事的结束，就好像生命在此之前即已在最后的一阵痉挛中离开了肉体，而其实痉挛现在仍恣意横行于肌肉之中。做手术的人举起双手，浅色的橡胶手套已被鲜血染红。他向后退去，外罩上的斑斑血迹映入我的眼帘——他干的是屠宰牲口的行当。

一个男护士将我抱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赤裸是一种向动物的退化，但我那过分衰竭的意识甚至已不再对此作出判断。羞耻心与童贞同归于尽。人们将我放在病床上，我

离开了手术台冰冷的台面，躺到了柔软的被褥里。我暗自悲叹，这次我又死不成了，我仍须毫无道理地承受着同样的痛苦。

急诊室就像是生命的会客室，也可以说，就像是死亡的会客室。每一具骨架都被探测，都被连在一个仪器上。这个仪器将心脏的变异化为曲线，化为声音信号，可人们却总是固执地无视心脏之所以蛮横无理的原因。无论男女，赤裸是绝对必要的。各人躺在临时的卧床上，肉体在极力从它刚刚与死亡达成的妥协中恢复过来。有时，被单没有遮住那些健康和秩序已逃之夭夭的可悲的机器，于是衰老从中显露出来。

静脉不断地被刺穿，以便让一种液体流入。这种液体使凝血液化，给大脑血管带去一种疯狂，引发了无法描述的剧烈头痛。人们忘记了室外的生活依然明暗交替、昼夜有序地继续着，因为病房一直浸没在一种手术灯般雪亮的光明之中。

在肌肉的平静与意识的挑唆之间，身体就像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身体一样在活动，缓慢得出奇，这是那些从远古存活下来的动物的缓慢，它们有的是时间，它们从未曾改变任何史前的习惯。枯萎的、沉重的、累赘的双手常常出现麻木，随即便陷入被遗弃的状态。皮肤比白被单还白，被单上刺着大学医疗中心的缩写字母。

对病人的探视带来了真实的商数。探视病人显示了社

会喜剧最为夸张、最为讽刺的戏剧性。这里，人们认识到唯我论的传播之广，也认识到叫人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那派胡言乱语的传播之广。痛苦是一种惊险的、离奇的经历，它在拥有欢乐的同时，也拥有奇异的特权，它可以揭示孤独，可以在令人眼花缭乱和使人感到恐怖的光亮中展示出形而上学的鲜明性。对痛苦的认识变成了痛苦使人产生的认识。

对病人的探视表现出一种负罪感和快感的混合。探视者感到尴尬，被愧疚感和幸福感拉来扯去。愧疚的是自己如此健康，幸福的是自己未遭此难，避开了死神的翅膀。在这一大堆示波器当中，在这一片输血的忙碌之中，喜形于色显然是失礼的，是不合时宜的。只应该显露出一种恰如其分的表情，它介于忏悔与怜悯之间。这一切滑稽到极点。如果被要求扮演病人这一角色的人有幽默感，他必会为这一切捧腹大笑。

对受伤躯体的瞻仰，像是《圣经》中的三王来朝^①，也像夏季的进山放牧：不是愚蠢的就是无用的礼物接踵而至，不合时宜的话与这里的仿真植物争奇斗艳，床头柜上堆满了足以表明可笑和天真的证据。探视者都要乔装打扮一番，穿上一件背后有拉链的罩衫，套上一双像小丑穿的那种套鞋，戴上一顶把头变成蔬菜的帽子。这一切都是极端认真的。他们穿着这么一套行头，极力摆出相宜的表情，提建

① 《圣经》中的三王来朝即东方三博士朝拜初生的耶稣。